

揭秘“威震天”真身：踩高蹺的段子手

“愚蠢的人類，把你的剪刀手給我收起來！”身高超過3米的機甲龐然大物“威震天”，面對眼前手舞足蹈拍照的游客，聾張地吼叫着，臺下圍觀的人群爆發出一陣哄笑。

這一幕每天都在北京環球影城裏上演着。自從這個主題樂園9月20日開業以來，變形金剛主題區裏的頭號大反派“威震天”就成了最受游客追捧的網紅——他的搞笑天賦和反應能力不亞于單口相聲演員，一刻不停地與形形色色的合影對象插科打諢，從對方的穿着打扮到懷裏抱着的“人類幼崽”，都被拿來調侃一番。

頻繁登上热搜榜的“威震天”，給環球影城賺足了眼球和流量，也引發了無數人的好奇：裝備內到底藏着什麼機關？祇是一個表演者在操控嗎？有沒有人工智能或其他高科技的輔助？

“環球影城的‘威震天’就是純人工操控的，一個人在機甲裏面做出各種動作，祇是聲音用了變聲器。”曾扮演過“威震天”的機甲操控師王銘，向記者揭開了這個新晉網紅背後的操控奧秘。

裝備最重可達200斤

作為國內最早從事變形金剛真人表演的從業者之一，王銘對“威震天”的零部件了如指掌。他告訴記者，雖然這種穿戴式機械模型有大有小，但操控方式大同小異。

“環球影城的‘威震天’高度在3.3米左右，裏面的表演者像踩高蹺一樣站在機器人的膝蓋部位，演員的頭在機器人脖子那裏，手則在肘關節的位置。”王銘說。

表演時，演員轉動頭部和手臂，“威震天”便隨之做出各種動作。為了遮擋縫隙間露出的真人身體，演員還會穿上與機器外表一致的“隱形衣”。

在與游客互動時，演員祇能利用機器縫隙觀察周圍情況。因為視野範圍比較窄，游客不能離得太近。至于讓人忍俊不禁的現場對話，則全靠演員隨機應變。之前有人猜測環球影城的“威震天”採用了人工智能設備，王銘認為可能性并不大。

“由于涉及商業機密，環球影城應該不會對外透露具體的操作方法。但根據我的了解，目前此類表演的科技含量遠達不到人工智能的程度。”“威震天”的電子聲效可以通過變聲裝置進行處理，也可以由演員自己模擬、配音。”

要熟練操控這麼高大的一套裝置并不容易。王銘透露，類似“威震天”這樣的一身行頭，加起來分量輕則四五十斤，重可達到200斤。

“即使是四五十斤的分量，因為表演的

時候每一個部分都要用力，所以負重總會達到70斤左右，演員的承受極限也就是兩個小時。”

一場表演下來，王銘形容自己好像淋過雨一樣，全身衣服都被汗水打濕。長時間的負重、悶熱，讓他頭暈目眩，肩膀和肘關節也非常酸痛。然而，這個職業似乎有種神奇的魔力，無論再怎麼辛苦，他都難以割捨。

王銘的網名叫“機甲小哥”。機甲這個名稱，源自他第一次上電視節目的經歷。那是王銘首次穿着自己制作的裝備登臺。因為不同于美國的變形金剛，他想給這身裝備取一個中國化的名稱，于是用了“機甲勇士”。隨着他參加的節目越來越多，“機甲小哥”的稱號漸漸傳開了。

說起痴迷機甲的這些年，王銘感慨萬千。他的老家在河南濮陽農村，他小時候是個調皮搗蛋的孩子。18歲高中畢業，他被當過軍人的父親送到了部隊，整整鍛煉了5年。

“我喜歡部隊的生活。”王銘對記者說，“軍人身上的英雄感、使命感、正義感都比較強，而且戰友之間的感情比較純潔、簡單，讓人每天充滿正能量。”

雖然對部隊戀戀不捨，但在家人的要求下，王銘還是在2011年退伍了。回到家鄉後，他當過保安、賣過手機、做過小商販……換了不知多少次工作，却始終沒找到自己的理想狀態。

“那幾年特別不適應，覺得社會太複雜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跟部隊裏完全不一樣，做生意吃了很多虧，栽了不少跟頭。”後來在弟弟的建議下，王銘開始做食品配送生意，一個人身兼三職——老板、司機、卸貨工，每天往鄉下送貨，日復一日。

“每天一個人，重復同樣的事情。這不是我喜歡的工作，但我找不到方向，也不知道這樣的生活有什麼價值。”食品配送生意做了兩年，也賺到了一些錢，但王銘得了抑鬱癥。那段時間他感覺自己失去了靈魂，每天什麼都不幹，就躺在床上睡覺。

“家人找了不少醫生，後來自己也覺得不能這樣，畢竟曾經當過軍人。于是開始堅持鍛煉，學着微笑面對挫折，慢慢走了出來。”

王銘再次創業，做起了送外賣的生意。為了宣傳品牌，他從網上買了一個塑料可充氣人偶，跑到一所學校門口搞活動，結果有了意外收穫。

“我扮演的吉祥物大受歡迎。小朋友都過來跟我玩，路過的成年人也跟我握手、擁抱……身邊圍了好多人，和我互動、聊天，我特別開心。”

王銘說，當孩子們叫他叔叔的時候，當路人問他熱不熱的時候，他心裏有一種特別

的溫暖。從那時起，他總是迫不及待地穿着人偶服裝出去做活動，並開始在網上搜索各種相關產品。

2016年，王銘在網上搜到了一些美國環球影城的變形金剛真人表演視頻。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的變形金剛，震驚得不得了，心想這‘威震天’怎麼會動啊？當時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認知領域。”他又搜索中國的同類表演，發現是一片空白。

王銘心底的英雄夢又開始活躍起來，一有時間就反復觀看各種視頻，研究和模仿機器人的一舉一動。通過互聯網，他找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一個團隊，開始制作機甲並進行表演。

起步階段全靠王銘自己找活幹，大部分都是節慶期間的活動——商場開業、展會宣傳、婚禮慶典……有時一個月祇有一場活動，兩個小時的表演下來，報酬從三五百元到一兩千元不等。

“為了養家糊口，有人找我，我就去。當時的機甲材料特別悶熱，我表演時還中暑過。周圍人也不理解，說你拉着這個破爛玩意兒到處跑什麼啊，不務正業。”

希望穿着中國機甲走出國門

轉折點在2018年到來。

一家電視臺的導演看到了王銘上傳的機甲表演視頻，主動聯繫他，邀請他參加一檔綜藝節目。這次公開亮相讓王銘打開了知名度，也收獲了更多自信。

之後幾年，王銘相繼登上了《一站到底》《中國達人秀》等熱門電視節目。受邀次數越來越多，他也不斷努力升級自己的表演水平和機甲裝備。

“環球影城的‘威震天’還需要變聲器，但我現在已經不需要了。”王銘說，經過這些年的練習，他可以像配音演員一樣自如地模仿機器人的聲音，而且能變換不同角色。在肢體方面，他操控的機甲不僅能走，還能跑。

在王銘看來，機甲操控師的最高境界就是“人機合一”，最好讓觀眾看不出裏面是真人，更猜不到用了什麼方法。

2019年，王銘接觸到國內第一款外骨骼式機甲——通體硬金屬的NK01。這款機甲的重量達到200斤，想脫下來需要兩位工程師的幫助。但每次穿上它，王銘就感覺自己成了真正的“鋼鐵俠”。

這種英雄般的感覺令他沉迷，但更令他獲得滿足感的是表演中的情感交流。

“每次我一出場，說出‘歡迎你們來到這裏，我的孩子們’，就成了孩子王。他們圍着我歡呼、擁抱，仿佛我真的是個英雄一樣。我特別享受這個過程。當你下了班，脫下這

身機甲，走在大街上，誰會多看你一眼？更別說來跟你握手擁抱了。”

在許多人看來，一站幾個小時、一刻不停地說話，還要配合各種要求，年復一年，難道不會厭煩嗎？

“我樂在其中，永遠不會煩。對我來說，這個行業真的很神奇，別人越開心，我身上的勁兒越大。雖然滿身大汗，但內心的成就感、榮耀感特別強，這種感受你必須親身體驗過才懂。祇要你體驗過，就不會忘記這種感覺。每次穿上機甲，我就有了能量。”

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王銘，也會考慮年齡漸長後的體力問題。他很想把自己的機甲操控技術分享給更多人，希望這項工作能發展成一個真正的行業。

另外，王銘也期待出現中國本土IP的機甲產品。相比于美國的變形金剛，中國的孫悟空、哪吒等神話英雄毫不遜色，却缺少原創的機甲形象。

“環球影城的‘威震天’再火爆，也是美國的IP，是人家來賺我們中國人的錢。中國人口這麼多、地域這麼廣，如果小朋友手裏拿的都是變形金剛、奧特曼，也讓人挺不是滋味的。我特別希望能穿上中國元素的機甲，在中國本土的主題樂園裏表演，演繹我們自己的超級英雄。”

王銘告訴記者，他未來的規劃就是把中國元素融入機甲裏，走出國門，向世界展示。他相信，到了那一天，中國機甲行業會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操控師也會有專業的等級劃分，“中國機甲操控師會是一個令人驕傲的稱號”。



教培退潮，成人職教“風口”已來？

“雙減”之後，“站在風口上”的教育培訓行業變化劇烈，成人職業教育成爲培訓機構入局、轉型的熱門選項——

教培退潮，成人職教“風口”已來？

隨着“雙減”政策落地，教培行業退潮，成人職業教育成爲培訓機構入局、轉型的熱門選項。不過，轉換新賽道能否跑得順利，能不能推動成人教育行業的質量提升，還有待時間的檢驗。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終身教育”的理念，邊上班邊考試成爲上班族的潮流。人才對職場需求的提升推動着消費升級，其中最明顯的是教育類知識產品，成人職業教育潮水般在教育賽道滾滾向前。

隨着“雙減”政策落地，以K12（指學前至高中階段的基礎教育）爲主營業務的教育培訓機構步入寒冬。一些機構宣告閉店，而另一些機構則選擇轉換賽道，其中成人職業教育成爲這些機構的新方向。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終身教育的理念，邊上班邊考試成爲上班族的潮流。人才對職場需求的提升推動着消費升級，其中最明顯的是教育類知識產品。從職業資格考試到人才招錄考試、專業技能培訓等，成人職業教育潮水一般在教育賽道滾滾向前。

當教培行業退潮，成人職業教育成爲培訓機構入局、轉型的熱門選項。轉換新賽道能否跑得順利，

能不能推動成人教育行業的質量提升？爲此，記者進行了採訪。

K12選手入局新賽道并非易事

“雙減”之後，在山東一家培訓機構擔任授課老師的付磊越發感到焦慮，課時減少、學員減少、工資減少，讓他不得不思考未來的出路。

付磊告訴記者，身邊的同事有的也到職業培訓學校求職，但祇是先從諮詢做起，做授課老師的很少。“專業不對口是最大的原因。我已經在教培行業做了近7年了，還是希望可以繼續做授課老師，之後我也會多看看私立學校的教職崗位”。

同樣，運營了多家培訓學校的王鵬，也對是否涉足職業培訓學校感到不確定。“‘雙減’之後，身邊一些同行已經關閉了自己的機構，因爲我的學校更多偏向素質教育，所以學科教育減少後，機構還能堅持運維”。

王鵬告訴記者，職業教育作爲教育發展的大方向，是“風口”，有政策紅利。但不同于K12教育，成人職業教育，像公務員、教師資格證之類的考試培訓，學員以考證爲主，續課率不高，而且成人職業教育細分的品類非常多且專業性很強，如果全面布局，需要很多人力物力。“中小型培訓機構如果轉換賽道，硬件師資全部要更新，等于

重新創業。所以我還在觀望未來素質教育和K12教育會如何發展”。

業內人士指出，哪怕是曾經的K12頭部機構進軍職業教育領域，也不可避免遇到賽道競爭的壓力。以人才招錄考試培訓爲例，中公教育、華圖教育、粉筆教育已發展多年趨向成熟，形成“三足鼎立”的態勢，具有規模和市場優勢。新入行者得深入思考如何作出自己的特色與成績，防止陷入職業教育賽道“內卷”。

成人職業教育“炙手可熱”

成人職業教育并非是“雙減”後才成爲新賽道。據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2014—2019年，我國職業教育市場規模總體呈逐年增長態勢，年均復合增速達11%。

“雙減”之前，新東方、高途等K12教育領域的頭部機構，已着手發展成人職業教育。2020年5月，高途表示，成人教育業務板塊已被定位爲該公司新的增長引擎。今年3月，新東方數億人民幣A輪融資提供給公職類考試培訓服務的導航教育，這是新東方首次投資公職類培訓機構。

“雙減”之後，K12業務退潮，職業教育迎來了更多的新動作。高途將2021年視爲自己的第三次創業，今年7月，“高途”App新上線，記者在該App中發現，其涵蓋了英

語、會計、公務員、教師、事業單位、醫療考試等十多種成人職業教育項目。同爲K12教育龍頭的好未來舉行輕舟品牌發布會，宣布將正式進入職業教育領域，不僅包括傳統的職業技能類，還會包括新型職業類和成人學歷類。

摩根士丹利發布的《職業教育專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服務業的增長和製造業技能升級需求將推動職業教育市場的成長，預計2030年前，我國非正規的職業教育和培訓市場每年增長8%，規模預計將擴展到8700億元。

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講師劉幸看來，培訓機構進入職業教育領域，對於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是一件好事情。“‘雙減’將過去義務教育階段中過度的商業因素一一剝離，還原其民生事業的本質。同時將社會資本引向一些亟待發展的領域，如職業教育，有利于改善中國的整體教育格局，也有利于培養國家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劉幸講道。

在新賽道上如何跑得更好

餘蕊曾擔任過4年的公務員考試教師，可去年底，她失落地離開了她的崗位。餘蕊告訴記者，近年來，考公熱、考教資熱帶動了職業培訓機構的發展，部分機構爲擴大市場盲目開課，“但師資是個大問題，有些老師，不管專業如何，通

過簡單培訓即上崗，同時教授公務員考試和教師資格證考試內容，行業師資良莠不齊”。

根據艾瑞諮詢發布的《2021中國職業培訓行業研究報告》，職業教育相關政策頻出，對職業培訓機構而言，機會挑戰共存。職業培訓行業迎來經濟轉型時期新的發展機遇，市場空間廣闊，隨着新玩家涌入和新技術滲透，競爭將更加激烈。總體而言，行業向規範化、市場化發展，利好有資金實力和教研及師資能力的頭部機構。

優秀的師資之外，劉幸指出，企業用人注重實操，近些年來，諸如教師資格證等職業資格考試中也增加了實操環節的考察比重，“職業教育不光是動嘴皮子。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職業教育機構也應注重培訓學生的實操技能，完善場地、設備等配套設施，利用好線上和線下資源，讓學生不僅能獲得豐富的教學資源，還能夠學以致用”。

近年來，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新時代職業教育改革的重要舉措，包括高職百萬大擴招、1+X證書制度等。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生物工程學院教師問亞琴建議，職業培訓機構可以加強與職業院校、領頭企業的深度合作，優勢互補，“針對學生、成人、再就業人員開發不同類別的培訓課程以及適合行業發展的職業資格證書，讓職業證書有門檻更有含金量”。